

長久的堅貞愛情

傳奇人物張學良軼事

(一一)

●今稀老人

平步青雲全國矚目

這一天，正巧是一九三〇年的九月十八日。人稱這是張學良的第一個「九·一八」。這個「九·一八」，是張學良一生中最為光彩的時刻，從這天起，他平步青雲，登上了全國第二號人物的寶座，張學良的名字也響徹大江南北，一時成了全國矚目的英雄豪傑！但是，誰會想到，僅僅一年，待到第二個「九·一八」到來時，

他卻一落千丈，竟遭全國民眾的唾罵！（馬君武哀瀋陽詩（見中外雜誌第二卷第二十三十四頁馬君武親筆墨跡）流傳最廣。）

在第一個「九·一八」，張學良發出通電後，揮師入關，九月廿一日佔天津，廿六日進駐北京，戰局急轉直下，不到兩個月，馮玉祥、閻錫山宣告失敗，聯名通電

下野，中原大混戰結束。張學良鐵馬金戈，於十月十九日在瀋陽就任陸海空軍副司令，並奉命駐節北京，組建軍事委員會北京分會，成了廟堂上的第二號人物（僅次於蔣介石委員長），位尊權重，炙手可熱。當然也是美人趙四小姐最舒暢幸福的時候。

生命中的兩個女人

于鳳至、趙一荻是張學良生命中兩個最重要的名女人，也是他的「貴人」，多次代張學良籌謀畫策，助張學良成功。于鳳至生於吉林懷德縣的大泉眼村，十餘歲隨父母遷至遼源縣的鄭家屯，原籍為山東海陽縣的司馬莊，因逃荒在鄭家屯落戶。鄭家屯是個方圓僅數里的小鎮，她的父親于文斗艱苦創業，靠一部破馬車起家，後

來經營當舖、糧棧和絲坊，買賣越做越大。當時，兵荒馬亂的年代，鬚子（土匪）綁票經常發生，于文斗為避風險，把家安置在吉林省懷德縣大泉眼村。因此，于鳳至是在大泉眼村長大的，後來為了讀書才來到鄭家屯。她的父親于文斗雖然經商，但思想挺開明。為了培養兒女，不惜花費錢財請先生來家教書。于文斗本人敬佩學人，喜歡結交文人，尤其喜愛書畫，所以于鳳至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。

張作霖重視于鳳至

早年間，張作霖和于文斗有過交情。那是一九〇八年，張作霖在漠北荒原剿匪時，一次，陷入了土匪陶克、陶胡在荒漠深處設下的四面重圍，張作霖向徐世昌求援，徐世昌遲遲不發兵，使得張作霖孤軍

奮戰。就在張作霖走投無路的緊要關頭，于文斗把消息報告給了吳俊陞將軍，吳將軍從洮南調來騎兵，給張作霖解了圍。戰後，張作霖和于文斗成了拜把弟兄。以後，他又聽說于鳳至是「鳳命」千金，便親自為兒子張學良提媒，這樣，于鳳至和張學良才結下了百年之好，婚後小倆口感情很好，夫妻相敬如賓。這時，于鳳至十九歲，自奉天女子師範畢業，張學良十六歲，還是講武堂炮兵科的學生。

少奶奶于鳳至是賢德的媳婦，對公婆孝順，對弟妹妯娌和睦友愛，對傭人也很體諒，禮貌待人、和藹處事，帥府上下沒有不說她好的。張作霖性格暴躁，很多人都被他罵過，平時人們也不敢接近他，可是張作霖對兒媳于鳳至卻很尊重。當張作霖發怒時，別人不敢上前，于鳳至一勸即可消氣。據說，張學良的二弟張學銘要當天津市長時，張作霖不同意，別人不敢去說，于鳳至一說情，張作霖即欣然同意。因為張作霖器重于鳳至的人品，又珍視和于文斗的舊誼，所以對於鳳至格外敬重。

不過，張學良早年還有個姨太太，叫「大洋馬」，本名谷瑞至，為風塵女郎，她原籍沾上，移幟吉林，身材雖不是嬌小如香扇墜，但也不是高頭大馬，只因谷瑞至身軀頗長所以在青樓時綽號為「老洋馬」。她之歸張學良有兩說，一說大小姐張冠英出嫁鮑靈九的次子鮑毓才，鮑由黑龍江改調吉林督軍，張冠英適有弄璋之喜，張學良特地由瀋陽赴吉林，探視大姐張冠英，參加湯餅會，不免一番酬酢，竟被人拉到班子裡，介紹大洋馬，在張學良是逢場作戲，敷衍大家面子，不料這般人以為既經貴公子品題，不能再任其落溷，竟千金市駿，代為脫籍，張學良攔阻不迭，大洋馬則喜出望外，抱衾與櫛，從此成了張妾。以上為張大小姐所談，另有一說：張學良十九歲那年，講武堂畢業，帶隊到吉林勦匪，在長春花叢中遇到谷瑞至。一見傾心，娶回瀋陽，張學良後來與趙一荻結識，與谷漸疏，曾贈十萬元勸她改嫁，谷瑞至不接受，後來與張學良的把兄李壯飛（李長泰子）同居，「九一八」後不久病逝。

踏上人生轉折台階

趙一荻，總算給了她個名分。趙一荻原名趙媼，又名綺霞、一荻，浙江蘭谿人，家住天津，與交通總長朱啟鈐的五女朱湄筠、六女朱洛筠同讀天津中西女子中學，她的父親趙慶華，字燧山，出身電報學校，曾任津浦、寧滬、滬杭甬及廣九鐵路局長，交通銀行經理、東三省外交顧問、交通部次長等職，有子女各四，趙一荻最幼，排行四女，故稱為「趙四」，那時正值荳蔻年華，待字閨中。當時，一些北洋政府的達官貴人，因北京生活拘束，常溜到天津玩樂，在交際場合高歌酣舞，品酒賞花，玩個痛快，再回北京。趙一荻年輕好奇，常到熱鬧的地方去看熱鬧，而張學良的天津私邸在舊法租界三十二號路五十四號，三層洋房，頗為精美，惟無天井，如聚集多人開盛大宴會，未免狹窄難容，所以他過津時僅小作停留。

一九二七年五月的一個傍晚，天津有名的社交場所蔡公館內，正在舉辦盛大的舞會。幾乎整個天津的大家閨秀，都雲集蔡公館，在優美樂曲的伴奏下，翩翩起舞，談笑風生。

環顧左右，所有的女士均已下到舞池，裙裾翻飛，唯有一位十六七歲的少女，

手托香腮，靜坐一旁，欣賞著令人眼花撩亂的男女舞步。她就是趙一荻。

此時的趙一荻，尚是天津城的一個中學女生，未正式參加過社交活動，只是出於好奇，才隨姐姐趙絳雪來到了蔡公館的舞廳，正在天津的張學良也出席了這次舞會，經趙絳雪介紹，張學良認識了趙一荻，雙雙滑進舞池。

對於這位叱咤風雲的青年將領，趙一荻早有所聞。她的姐夫馮武越作過張學良的法文秘書，同時也是密友和幕僚，從姐夫馮武越的口中，趙一荻得知了不少關於張學良的事情，但沒想到會同張學良在這裡相識，並應邀起舞。一種從未有過的對青年男子的欽敬感陡然而升，令趙一荻情不自禁地想同張學良接近，甚至想聽張學良親口敘說金戈鐵馬的威武與豪壯。趙一荻發現，這位青年將領的舞姿極為輕盈、瀟灑，真不愧是赫赫有名的四大公子之一。趙一荻心中暗暗祈願這支舞曲能夠一直奏下去，她也就是一直同張學良這麼舒展地跳下去……

可是，不一會兒，舞曲便停下來，趙一荻不無遺憾地從張學良肩頭放下手，趙一荻剛想對張學良說句什麼，卻發現張學

良那雙眼睛似兩團火光，直愣愣地烤灼著自己。畢竟是情竇初開的少女，趙一荻臉一紅，含羞地轉過身。趙一荻此時還不知道，她的天生麗質和優雅舉止已經驚服了張學良，令他心靈震顫，神馳千里。

難得涉足社交場合的趙四，就因這樣邂逅而踏上了她人生巨大轉折的台階。以後只要有張學良出席的舞會，趙四小姐幾乎到場必到，舞影翩跹，令人側目，直到曲終人散，才由張學良陪著返回趙府。幾乎每一次，張學良都要站在趙府外的樹蔭裡，與她依依而別，直到她在院門深處消失了身影。

愛，就這麼默默地誕生，染紅了少女幻想的天空。趙四早就知道，張學良已經結婚，並且有兒女，作為一個大家閨秀，趙四一次次地告戒自己，不要去作這個明顯而且錯誤的選擇。可是，趙四的全部心靈，已被這位年輕英武的少帥所占據，揮不去，趕不開，更難於向人啟齒傾訴。即使是對張學良本人，她也未作過任何明顯的表示。夜深人靜，趙四獨坐燈下，在一張白紙上無止無休地寫著張學良的名字，默念著她從一本外國小說中讀來的兩句話：愛是一種選擇，亦是人人皆有的權利。

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，張學良之父張作霖由北京回奉天所乘坐的火車被日本關東軍炸毀，遇刺身亡。他在匆匆返回奉天奔喪和接管東北軍的前夕，張學良心事重重地向趙四道別，同時婉轉地袒露了愛慕之情。趙四再也顧不了羞澀與矜持，撲上去緊緊摟住張學良，在張學良唇上深深一吻。就是這麼一吻，趙四將自己的命運從此與張學良緊緊連在一起，演出了人類愛情史上的千古絕唱。

但是不久，趙四的父親趙慶華便探知了女兒和張學良夜夜狂舞，相伴相隨的情形大發雷霆，對長女絳雪和四女一荻嚴厲訓斥，並禁止趙四再進舞池，更不許和張學良來往。

趙四私奔觸怒父親

但一九二八年夏天，天津傳出轟動一時的大新聞「趙四小姐趙綺霞失蹤！」其實是一對戀人秘密約定，逃離趙府，趙四秘赴奉天（今瀋陽），投入情人張學良的懷抱。這是張學良和于鳳至婚後的第十年。

一到奉天，趙四就像鳥兒飛進了自由的天空，終日徜徉於愛情的溫馨領地。在

北陵那幢精巧、幽雅的別墅裡，開始與張學良秘密同居。

畢竟，張學良是有婦之夫，為了家庭和睦，張學良向趙四提出，她將沒有夫人名義，對外只稱作張學良的私人秘書，對內稱侍從小姐。在稱謂上，張學良說，由於夫人于鳳至比他年長，張學良叫夫人于鳳至為「大姐」，那麼對趙四，張學良就稱她作「小妹」了。

趙四幾乎沒加思索，便表示同意。對趙四來說，愛是沒有條件的，只要兩人能傾心相愛，以什麼名義，又有什麼關係。

在那些難忘的日子裡，張學良一處理完軍務，便會驅車趕到北陵。只要聽見門口的汽車聲，趙四小姐便會拋下手中的書本，像小鳥般飛迎而出，撲進張學良的懷抱，幽靜的小樓便頓時充滿歡聲笑語。

為了不使趙四寂寞，同時也是為了趙四不至荒廢學業，張學良將趙四送進奉天大學繼續深造。這位美貌出眾的小姐，不僅舉止嫺雅，而且才智過人，寫得一手娟秀的好字，英語通達流暢，經人指點，又熟悉了軍內密碼，漸漸地，成了張學良軍務上名副其實的秘書和不可替代的助手。

但不久，趙慶華得知女兒趙一荻，私

奔奉天，與張學良同居，震怒異常，隨即任報端發表聲明：四女不孝，與人私奔關外，有辱門庭，聲明自即日起，與趙四脫離父女關係，斷絕一切往來；並宣告，自身慚愧，從此不再為官。

張學良和趙四兩人得知此消息後，大驚失色。趙四作為趙家最小的女兒，備受父親趙慶華寵愛，視為掌上明珠。私自出走之後，趙四心中也頗覺有愧。由於當時風聲太大，輿論譁然，趙四連信也沒敢寫。張學良想，世事變遷，任何怨怒都會隨時間的流逝而消淡。張學良和趙四商量好，待趙父火氣漸消之後，再託人疏通，重新彌合父女之情。可是，這麼一份公開聲明，顯然斷絕了這一線希望。

張學良這時才感到自己的行為是多麼輕率和魯莽！

「小妹，我對不起你……」

趙四抬起朦朧的淚眼，搖了搖頭。「這不怪你，是我心甘情願。只要你能永遠愛我，什麼樣的代價我都願意付出！」

「小妹！」張學良激動地摟住趙四，心中好一陣感動，轉身走到書案前，揮筆疾書，寫下了幾行詩句：

上邪！我欲與君相知，長命無絕衰。

山無陵，江水為竭，冬雷震震夏雨雪

天地合，乃敢與君絕！

寫完，張學良將筆一擱，激動不已地對趙四說：「小妹，我今天對這首古詩發誓：從今以後，我張學良與你生死相依，決不分離！」

因父親登報聲明而生出的憂愁痛苦，頓時被張學良一番真情的表白一掃而光。趙四呼了聲「漢卿」，便緊緊地偎進了張學良的懷抱。

一九二九年，趙四生了一個男孩，取名張閻琳。

一九三一年四月，趙四隨張學良來到北京，住進了順承王府。此時的趙四小姐，剛滿十九歲，而張學良也僅三十一歲，以陸海空軍副司令的職務，節制東北、華北各省的軍事。過去，在瀋陽時期，儘管少夫人于鳳至寬容大度，為她專門收買修飾了一所公館，可那畢竟還和張學良分居別處，令人視為外室、情婦。進入北平後，人們漸漸地忘記趙四是私奔的淑女，發現了趙四賢慧的人品和過人的才學，從而贏得了人們的信賴和敬重。當然，更主要還是趙四和于鳳至，漸漸地由情敵而變成

了知己，結為「手帕交」，成為張學良缺一不可的左膀右臂。所以，一進北平，于鳳至便主動提出，趙四不必另外找房，就在順承王府一起居住，她和趙四分住東西各一所小院。

順承王府位於北平西城白塔寺附近，是一所規模宏大的宅院。它分前後兩大院落，前院是花園，後院是張學良的住宅和辦公場所。

這座佔地面積廣大的帥府花園，假山疊翠、水光倒影，奇花異卉，別有洞天。趙四自從孩子降生以後，便將全部心血傾注在嬰兒身上，在帥府花園裡，她抱著孩子經常玩耍憩息。當然，于鳳至並沒有食言，她專為孩子僱了護士、保姆，一切都是悉心照料，不僅視同己出，甚至可說比「己出」更為經意。

趙四自搬進順承王府之後，不僅帥府內部的人逐漸消除了對趙四的隔閡和偏見，就是已經宣布和趙四斷交的趙氏家族也開始有所鬆動。除父親趙慶華賭氣隱居到北平郊區，不與來往以外，其他的家庭成員倒都是和趙四常有往還，尤其是趙四的六哥趙燕生，此時他正在清華大學讀書，他們兄妹來往得更為密切。

過去對趙四的私奔嗤之以鼻的一些少時朋友和同學，隨著張學良的發跡，她們也都轉而對趙四投以艷羨的目光，都想悄悄地恢復交往。可是，一貫不為世俗所左右、我行我素的趙四，對此仍是無動於衷。過去，趙四沒有自輕自賤；後來，趙四沒有洋洋得意，以貴婦人自居。趙四依然堅守自己訂下的信條，不在公眾場合拋頭露面，絕少參加社交活動。

南京受到熱烈歡迎

不久，蔣介石為了感謝張學良「再造統一」之功，邀張學良赴南京聚晤，趙四因沒有正式夫妻名義，婉言推辭，由于鳳至陪同赴南京參加盛典。

在北京火車站，張學良登上蔣介石派來的迎接專車，赴南京，出席國民黨的四中全會。一路上彩旗招展，鑼鼓喧天，津浦路沿線到處都貼著紅紅綠綠的標語，專車每到一站幾乎都可看到車站上的大幅橫標，上寫著：「歡迎促進統一，鞏固邊防，勞苦功高、竭誠擁護中央的張副司令！」許多標語上，還把張學良稱作「和平息戈的使者」「國家統一的表率」！

專車到達浦口之後，張學良登上了早

就在那裡迎候的威勝號軍艦，乘艦抵達南京下關停泊。艦一靠岸，只聽江邊碼頭上的各種船艦一起拉響長笛，並鳴放禮炮，對張學良歡迎致敬！

張學良下船後，再登上專車，直驅位於湖南路丁家橋的中央黨部。前面是摩托車前導，後面是浩浩蕩蕩的車隊，一路上緩緩行進，真是威風凜凜，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行人百姓，佇立在馬路兩旁，翹首相望。

車過丁家橋，剛一進黨部大院，還沒等汽車停穩，一雙長手已經伸進了車窗，張學良回頭一看，一個高高身材，儀表堂堂的男子正笑盈盈地看著他。張學良認出是蔣委員長，他大為惶恐，連忙推開車門跳了出來。蔣介石把張學良的雙手緊緊地握了一下之後，又張開雙臂，將張學良摟進懷中，一邊擁抱，一邊連連說：「歡迎你，歡迎你啊！」

張學良本是易於感情衝動的人，他一見蔣介石如此熱情，禁不住眼圈都濕潤了，他因激動，在回答蔣介石的問話時，聲音都有些哽咽了：「委員長，非常高興見到您！見到您倍感榮幸！」

這時，一大群記者蜂擁而至，鎂光燈

一閃一閃地，記者們在爭拍這兩個大人物的會見。蔣介石對於這種事情應付裕如，他扯扯張學良的衣襟，把張學良引至中央黨部拱形門樓的高台階上，然後擺出一副笑容可掬的樣子，讓這些記者們正式拍下他跟張學良的合影照片。

在黨部稍事停留，蔣介石一拍他的肩膀，輕輕告訴他國民政府開會的時間到了，於是他倆便同坐一車，前往國府的西花園。

一進國府大街，又是一次令人激動的盛大歡迎。高大的法國梧桐樹下站滿了歡迎的人群，他們有的舉著彩帶，有的揮動紙旗。一路的建築物上到處飄揚著巨幅標語：「歡迎促進國家統一的張副司令！」「歡迎竭誠擁護中央的張副司令！」

快到國府大門前，軍樂隊奏起了歡迎的樂曲。在嘹亮的軍樂聲中，張學良和蔣介石攜手走出汽車，踏上了鋪有紅地毯的通道。軍樂奏完，張學良正欲揮手向軍樂隊致意，突然湧出一大群花枝招展的少女。軍樂隊指揮的手杖一揮，樂隊重又奏起了歡快的舞曲，少女們手持彩帶，載歌載舞，有節奏地呼喊著：「歡迎張副司令！」「向張副司令致敬！」

歡迎儀式從早到晚，張學良幾乎每參加一項活動，就使他全天都沉浸在極度的興奮和激動之中。張學良對蔣介石本來並非毫無芥蒂，例如收買東北軍旅長。張學良易幟之後，他在南京政府的慫恿下，想以武力強制收回中東路，結果遭到蘇聯紅軍的強力反擊，使張學良損兵折將。對此，南京政府不僅沒給絲毫補償，卻趁機削減了兩個旅的編制。這件事，張學良認為受了南京政府的捉弄，因此一直對蔣介石存有戒心。可是這次，南京方面破格的熱烈歡迎，使張學良深為感動，他望著熱情誠懇的蔣介石，覺得自己錯怪了老蔣，心裡潛藏著一種愧疚之情。所以，在當晚蔣介石舉行的盛大酒宴上，張學良激動萬分，他緊緊地挎著蔣介石的胳膊，高聲祝酒：

「不才漢卿，拉住蔣主席之手，闊步中華大地，不辜軒轅子孫，共創千古大業！」

蔣介石一見張學良那激昂慷慨的樣子，連忙趁勢振臂呼喊了一句：「英明絕倫的張副司令——！」

這時，只見宴會廳裡全體起立，桌椅挪動，酒杯碰撞，人們隨著蔣介石齊聲歡

呼起來，整個宴會廳蕩起了一片歡騰的浪潮！

夜已經很深了，這歡騰的歡呼聲還在大廳裡迴旋蕩漾，久久沒能消散……

南京政府對張學良歡迎禮節之隆重，不僅是幾年來最高貴的，也是南京政府建立之後絕無僅有的。

蔣張兩家義結金蘭

于鳳至較張學良晚幾天到達南京，于鳳至的歡迎儀式，由蔣夫人宋美齡一手包辦。宋美齡是在美國長大的現代女性，皮膚白皙，雍容華貴，見聞廣博，機敏靈巧，舉止優雅，這時大約卅歲的样子，卻打扮得毫無洋氣，一身法式時髦的西裝，但穿在她身上顯得非常協調適度，既高貴，又典雅。宋美齡非常清楚自己「第一夫人」的身分，她雖然較之于鳳至小上兩歲，可是宋美齡卻在平易之中隱含著居高臨下之意。

于鳳至一下專車，宋美齡快步迎了上去，親熱地緊緊擁抱。于鳳至身為少帥夫人，內府總管，按理也是個見過世面的人物，但在這位左右逢源、談笑風生的宋美齡面前，卻顯得是拘謹，甚或是呆板了。

醉，頗有些飄然欲仙之感。

強硬外交絕不讓步

于鳳至幾乎如同木偶一樣，在歡迎的儀式上任由宋美齡擺佈，而宋美齡也極盡她在社交、外交的才能，既不使于鳳至尷尬，又充分顯示了她乃中華民國的「第一女性」。宋美齡歡迎于鳳至，純用閨閣形式，幾乎沒有什麼政治排場，而一切都是採用家庭、女性的方式。使本來就不善交際的于鳳至很快便對宋美齡產生了好感。幾天下來，兩人穿梭交往，很快就變得形影不離了。宋美齡的母親宋老太太見三女兒與于鳳至親昵，而于鳳至的品性又是這樣的文雅賢靜，便決意認于鳳至為乾女兒。從此主宰南京政府的宋氏家族在宋慶齡、宋藹齡和宋美齡之外，又多了于鳳至這麼一位副司令夫人。因勢利導，宋美齡和于鳳至結拜成了乾姐妹，宋子文和張學良結拜成了金蘭兄弟。當然，于鳳至雖比宋美齡略大一點，但因蔣介石和張學良的關係，于鳳至乃把宋美齡視為姐姐。

蔣介石見夫人交際搞得如此熱絡，也趁勢與張學良擺起香案，拜了蘭譜，結成了拜把兄弟。這樣一來，張學良夫婦和蔣宋兩大家族除了政治關係之外，又有了結義金蘭的關係。這一時期，鮮花、美酒，恭維和友情，使易動感情的張學良大為沉

這是張學良最風光的時刻。也許是樂極生悲，張學良返回北京後，竟感染傷寒

，住進協和醫院，東北的軍務由東北邊防副司令張作相及參謀長榮臻代管，北平分會的軍務則由秘書長吳家象處理。張學良在醫院安心靜養，直到一九三一年四月，張學良的病才慢慢好起來。五月，東北發生「中村大尉事件」，五月的一個夜晚，邊防軍在東北興安屯墾區突然查獲四名日本間諜，其中為首的即是中村，全名叫中村震太郎。當年興安屯墾區成立時，東北邊防軍政長官公署曾照會駐瀋陽的各國領事館，謂「興安區乃荒僻不毛之地，山深林密，惟恐保護不周，謝絕參觀遊歷。凡外國人要求入區者一律不發護照。」誰知嗣後不久，一天深夜潛來這四名日本間諜

。中國部隊將他們逮捕後，中村隱瞞他們軍人身分，冒充農藝師。但從搜獲的物品中發現，他們所攜帶的物件幾乎全部是軍事用品，除軍事地圖、手槍、馬槍、望遠鏡，測繪標桿標鎖外，還有標明興安區屯墾軍兵力、槍械、駐軍地點及車輛馬匹等

情況的表冊。另外，將中村的文件譯成中文後發現，中村震太郎根本不是什麼農藝師，而是「日本帝國參謀省情報科情報員陸軍大尉」。證據確鑿，中村等確係間諜，於是中國興安區屯墾軍便對他們進行審訊，但這位中村震太郎驕橫傲慢，野蠻無理，不僅拒交代罪行，反而咆哮公堂，撕扯筆錄，並進而扭打中國審訊人員。中國軍方將士早就對日本軍人的侵略行徑恨之入骨，這時更是忍無可忍，於是一擁而上，一陣憤怒的鐵拳，將這些間諜全部打死了！秘密處死之後，興安區防地曾將繳獲的間諜文件及處死經過，密報張學良。張學良回電指示：「妥善滅跡，作好保密。」

這樣，一連三個月過去，本以為日本啞巴吃黃連，不再聲張了。但誰知，時入八月以後，日本駐瀋陽總領事館突然發難，要求公開道歉、抵命；日本特務機關關土肥原更是到處煽風點火，公然要求親自到興安區勘察。張學良得此消息後，指示他們堅持強硬外交，絕不讓步！在此方針下，東北當局攤出部分物證，據理批駁，據說日本方面曾一度銷聲斂跡。（未完待續）